

在湘鄂赣交界，探寻中国乡村的未来图景

一线城市与家乡县城互为镜像，映照出作者一直在两地奔波的面孔。

□ 张家鸿

《燃烧的麦田》：写尽「城愁」与「乡愁」

“记忆与想象是本书最基本的格调，有关地址与时间的描写充盈其中”，《燃烧的麦田》以这样的定位，记述了作者韩浩月在他乡与故乡两地生活的感受。书中收录了21篇文章，被归纳为“双城记”——一线城市与家乡县城互为镜像，映照出作者一直在两地奔波的面孔。

上辑“陌生之地”，写的是“城愁”，说的是城市生活的困惑。下辑“带你回故乡”，说的是“乡愁”，描写了在他乡遇到的人与事。《燃烧的麦田》寄寓的不管是城愁还是乡愁，都会让生活在不同地方的漂泊者感同身受，因为这些愁绪，许多人都自身携带。因而，这本书不是个人的自言自语，而是连通相识或不相识之人的心灵小径，小径路口不大，不难寻觅，进入其里，却另有一片散亮天地。

每一篇都着笔于寻常事物，这些每个人都会碰到的琐事、细节，在韩浩月的笔下，常显出不同的意蕴与风采。作者写去海边旅行，与大海相处了一个日夜，在海边图书馆看书读海，他由此觉得，与海相处是自我校准、自我清洁的过程；他写“宇宙小镇”，说一个人爱上一个地方，就意味着会被这个“囚禁”，失去继续奔波的劲头；他说，KTV有个神奇之处，唱歌时在里面裸露灵魂，结束后仿佛一切没发生过；他认为，书店可以是旷野，不仅对开书店的人来讲如此，对逛书店的人来讲亦如此。

一座普普通通的桥，让作者洋洋洒洒写出六七千字，现代交通的发达，让现代人有份恩切的提醒，游玩时遇到桥，千万别错过上桥的机会，上了桥还不够，“去桥上拍照，看花，看流水，看旷野和远方啊”，再看了，“一张照片里如果有了桥，就会额外多一份纪念意义”。

书里一篇文竟记录了韩浩月在上海生活的几个月时光，在漫长夜里，他喜欢在市井巷弄里穿行，“被阴影占满的上海巷弄有种种特别的诗意，那阴影仿佛透明的，散发着薄而晶莹的光。”“我用快而匀速的步伐走着，整个五官都在捕捉巷弄里的各种声音、味道、气息，皮肤上的毛孔仿佛全部打开。这是沟通、对话，他打开，弄弄敞开，彼此毫无保留”。

飞机晚点是常见的，候机久等是常有的，读书是他候机时的必选方式。在等待中品读的书，书会比平常好看，“一本打开的书，像酷暑中的一口井，并口散发着清冷却诱人的凉气，也像是一层单薄的竹林，绕到竹林后面，再透过竹影往外观看，就觉得是身处两个不同的世界。”书是一个世界，书带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拥有两个世界的人，就不会被现实世界死死捆住、困住，挣脱不得。

在北方秋天里，站在桥上，他捡起一粒石子远远扔到桥下，无声无息地落在河滩上。“我改变了那粒石子的命运，从此它将在一个曾经河流汹涌的地方，等待清晨与日暮，等待沧海桑田，与我不远处一栋高楼的房间里，所面对的，一模一样。”从石子到内心，建立双方关联的是同样无法改变的身不由己、随波逐流，被扔出石子，何尝不是人之处境的真实写照？

好的散文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见识。是见识，而不是知识或智慧或学识。散文是见人的文体，因此，也可以说，见识既可见出散文的差别，亦可看出散文家的区别。何为见识？在我看来，即认识人与事的深度。见识无关乎多或少，只在于深或浅。《燃烧的麦田》中的见识，由麦田出发，到大江大海，延伸至天空宇宙，这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具备的感受力与想象力。

韩浩月的散文是向内掘进的写作，这注定是一条没有终点的前行之路。世人灼热的眼神常被外界纷繁吸引，殊不知内心的广袤、精神的深邃才是无法穷尽的风景。

读《燃烧的麦田》时，日常琐事照做，做完即返回书桌前，抑或身在别的时间空间依然牵挂着它，只要得闲，就把书拿起，沉浸其中，直到别的琐事到来才放下，如此反复，反复如此，书与真实生活，形成了写照与对应。

面对外部市场，由于县城真正成为区域中心城市，对于山区特色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为山区特色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如一对夫妻一个半月挖竹笋、熏竹笋，挣了4万多元。

基于熟人社会的信任与互助传统在村庄和集镇之间帮忙拿快递的日常互助，以网购在山村全面铺开。城市生活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方式通过互联网、市场、学校等渠道在村庄广泛传播、扩散，古源村民的日常生活不断向现代城市模仿和靠拢。

今天的年轻人早已看不上“土气”的米粉，他们只需打开手机，动动手指，就会有新鲜的蔬菜、水果、面包、牛奶送到每家每户的门前。因为在网上退货方便，质量也更有保证，不少村民开始网购冰箱、洗衣机等电器。村民间口耳相传的推荐，成为网购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条件。有村民网购了一台物美价廉的新款电风扇，村里人觉得好用，已经有5个人拜托其帮忙在网上下单购买。网购成为公共生活与社会交往的新领域、新议题。

在这一进程中，乡下人不再四处迁徙，他们有家可归、有故乡可回望，甚至还能塑造县城、改变城市，他们不是城市中国的“边缘人”，而是城乡中国的建构者与践行者。县城经济社会发展也成为农民回流“引力”，农民工返乡，“离土不离乡”的情况日益普遍。返乡人利用自身的技术、资本、社会关系网络等向县城内输入经济资源、项目资源等，实现反哺，成为促进县域产业发展的重要活力源泉。

打工地的“旅居客”、县城的“定居者”、村庄的“守望者”三重社会身份在古源人身上并行不悖，村庄依然是村民“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归处，“桃花源”式的“温情脉脉”的社会生活依旧以各种形式在城乡之间呈现着。正是在这样一个场域中，在这样的一个多维的社会空间里，我们看到了城和乡的交流与融合发展，我们称之为“扎根型城镇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在宁县，故乡兼具了“城市性”和“乡土性”，逐渐成为可以同时安放“肉身”和“灵魂”之地。

（刘绪明，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副教授，撰写《故乡可安身》导语、第一章、第二章）

非常简单，书架上全是他手稿，作品以及佛像，他的个人生活区域是一张不到4平方米的罗汉椅。

“那里面有11只流浪猫，我每天起床，这些猫都会趴在我屋外的落地窗前。我就买了一大包猫粮，一边喂给它们吃，一边观察它们。”蔡志忠说。

在蔡志忠看来，猫是全世界最开悟的动物。“它非常独立，你表扬它、批评它，它都会表示‘喵喵’。我们向猫学习，无论老板骂你还是夸奖你，你都要永远回答‘喵喵（妙妙）’——你如果反驳，老板就会继续指责你不对的地方。这其实是人生很好的哲理，大家要学会懂得‘弱势心理学’。”

“我从小就像猫一样生活。我现在每天只吃一顿午餐，吃一点点东西，有时候4个小时就吃饱了。晚上六七点钟就睡觉，只睡3个半钟头，11点就起床。我一辈子不用闹钟，也不用手机，不希望别人打扰我，活得就像一只猫一样。”蔡志忠认为，“20世纪是‘犬科社会’，大家总是要依靠别人生活，一辈子在公司上班打工。而21世纪是‘猫科社会’，一个人可以独立自足。”

蔡志忠能够行云流水的笔触，在30秒内完成一幅小作品。“我画一本漫画书只需要3天。”他说。

2023年12月，位于北京通州区新光大中心的蔡志忠美术馆正式开幕，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

第一次坐车走高速公路，看见旁边一辆又一辆经过的大卡车，新奇极了，“这辆拉的是猪，这辆拉的是牛……”下一辆却是空车，只有篷布哗啦啦作响。小朋友大喊：“这辆拉的是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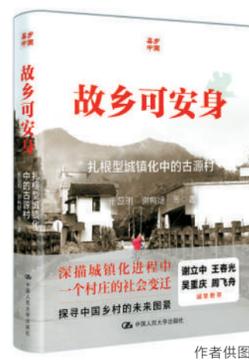
这样生动的语言，表达真情实感，又纯真可爱，失之不可再得，大人们望尘莫及。只要随着对语言的进一步学习去粗取精就好，大可不必大段背诵优秀范文，硬塞进作文试卷之中，更无须去学网文流行的“冷峻清丽，不苟言笑”的仙尊式写法，华而不实。

小孩子的心眼明亮，最能体会和他们一样纯真的笔触。让小孩感到亲切的，不是单纯的好词好句，而是童言童语；让他们受到触动的，不是教条和道理，而是情感共鸣。当我们思考“什么是好的儿童读物”这个问题，也许反而要跳出“儿童读物”这个概念。好书之所以是好书，不是因为它讨好小孩或者成人或者某个特定群体，而是因为他们在阅读爽感之外还给人持久的力量，和建构生命体验的材料。在我看来，会被一次又一次翻开的书，那些当时看了或许不明白，许久之后某个时刻却会忽然想到的书，就是好的。

再后来，经过这些非常“大人思维”的思考，又经过许多尝试，我终于把自己在槐树下的回忆写进了给小朋友的书里，讲述了一只四岁的小猫在大桑树小学的生活和历险故事。邻居家那位“拉风”的小孩看完以后肯定地对我说：“这本书是个小孩写的。”我忐忑地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小孩的书就是这样的，大人不会知道这么多。

被小孩归类为小孩，是我们大人能得到的最高褒奖了。

（青年作家，著有《他是猫》、《朝阳南路精怪故事集》）



作者供图

作者供图

样的命运。

地处湘鄂赣交界的宁县属于深远山区和边远地区，素有“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之称，曾长期是国家级贫困县，距离最近的市区都有170公里，至今没有通火车。因此，宁县也是传统的劳务输出大县，常年在外务工人员达20余万人。

但随着人口城镇化的推进，县城常住人口已经超过35万人，达到了县城常住人口的一半以上。人口的聚集使得宁县县城真正成为县域经济、社会、文化的中心。县城本地消费崛起，县城的餐饮不再都是山寨牌子，衣食住行也不再都是大城市看不起的，各种连锁餐饮、茶饮、零食品牌、连锁酒店扎堆开店，各种大牌服装门店遍地开花，县城与大城市的现代生活方式日益趋同。数字经济催生新业态百花齐放，为县城发展带来新内生动能。

在县城工作的居民因为较为低廉的房价和较低的生活成本而享受更高的生活幸福指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县城聚集。位于大山深处，距离县城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古源村在政府主导的移民政策安置下大规模进城，移民集聚对在村以及在外的村民产生了巨大的吸纳作用，由此共同促成了

古源村民的普遍进城。

村民聚集的移民社区成为古源人在县城社会生活的中心。居住集中使得大家日常交往、日常互动更频繁，城乡之间的信息、物资交流更加便利。村民的日常生活很快就被社区吸纳进来，如买杂货、买药、洗车等消费集中于移民小区，在县城从事商业活动的古源村民也聚集于移民小区，“做生意都是做熟人”。

在城乡融合的背景下，古源村村民带着原有的血缘地缘纽带和生活模式进入城市，村民们在县城遇到困难、需要互助的时候第一时间想起的仍然是村里的人。农民在县城享受现代城市生活的同时，又能保留甚至拓展原有的村庄社会网络，分居在县城和乡村的农民家庭在城乡之间频繁地流动，移民集聚对在村以及在外的村民产生了巨大的吸纳作用，由此共同促成了

古源村距离县城仍有一个半小时车程，不论是昂贵的来往费用还是耗费的时间，对村民来说都是较为沉重的负担。为了应对这一现实困境，村民们采取了“搭车”和“拼车”的方式，在村中多加打听、在朋友圈或村民群询问，便可搭村民的顺风车，有频繁往返于城乡之间的人家也可共同包

车。这种城乡互动从家庭内部溢到了社区之中，使得散开的村民再度聚拢在车上、在线上、在假期的街上。

古源村民的生产生活逐渐铺陈于横跨城乡的新社会空间。在这种城乡互动中，城市的各种资源通过国家力量、市场、数字技术等要素繁荣铺陈而逐渐渗透至古源村，人们可以足不出村地享受和大城市生活类似的服务、商品、娱乐、信息等，古源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等各个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城镇化的韵味，“在乡村过城市生活”也越来越成为现实。

村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明显，村组道路全部硬化，水泥路通到家门口，汽车可以方便地通到村里，电力设施提级，光纤网络覆盖了各小组，以网络、手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也逐步普及到各家各户。一系列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变，便捷支持了村内农业生产面向城乡间家庭内自我消费，加速了面向城市消费市场的供给能力，同时也有助于保留在村的传统农业再生产。

在农副业的生产与经营上，面对村内市场，以内部互助销售猪肉为典型，村民以高于市场价格的销售价格、丰厚的社会资本依托维持了村庄猪肉生产与互助往来。

蔡志忠：21世纪是独立自主的“猫科社会”

死，我就要画一辈子。”

初中二年级暑假，蔡志忠画了4页漫画，寄给台北一家小出版社。隔了几天，出版社回信，邀请他到台北画漫画，做职业漫画家，一个月给300元，提供吃住。当时，蔡志忠父亲的工资是每月600元，蔡志忠心动了。离开故乡前，他是一个14岁的无名之辈，在台北干了3个月之后，月收入变成1800元。蔡志忠开始在漫画界小有名气。

“我36岁的时候，银行已经有860万港币，有3栋房子。我觉得这辈子只要不借钱人家，不替人家担保，不赌钱，不投资，我肯定到85岁还有方便面可以吃。”当时，蔡志忠发了一个狠誓：只要投资必亏钱，只要借钱人家必被讨债，只要担保必惹事。

36岁，蔡志忠关闭公司，只身来到日本，开始闭关画诸子百家的漫画，画就是4年。

“我没有手表，也不跟人家联系，不让人随意找到我。”蔡志忠说，“人要学会主动切断时间。你去做一件事，花的时间越长，做出来的成就越大。”



蔡志忠美术馆提供

“画诸子百家之前，我会用全部的心力去理解老子、庄子真正的核心，等全部都弄懂了，才开始突然长出一只漫画之手。画的过程中，我自己就化身为庄子、老子。”

蔡志忠作为漫画家的高光时刻，是他将诸子百家的故事以“古书新说”的方式推广到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套书被翻译成26种语言，成为很多80后、90后的国学启蒙读物，蔡志忠也因此被誉为“中国伟大的漫画家之一”。

蔡志忠后来又闭关10年研究数学与物理，2017年开始陆续推出漫画作品《全

像宇宙投影》（三部曲）。

中国美术家协会漫画艺委会秘书长王立军说，蔡志忠的漫画被誉为“中国新漫画发展中的一个成功范本”，迄今为止，他出版350多本漫画书。“漫画是大家喜闻乐见的题材，蔡先生在作品中表达了自己严肃的思考，他对业界的影响力持续至今。很多读者可能和我一样，看蔡先生的漫画书最起码要看3遍，先翻一遍他的画，再看一遍配文，第三遍就是认真去品味细节。”王立军说。

谈及以憨态可掬、萌态百出的猫咪作为最新作品的主人公，蔡志忠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笑言：“我非常喜欢猫，我自己就是一只猫。”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纽约苏荷区（SoHo）废弃的工厂入驻了很多艺术家，他们都是靠一个人打天下。“我认为自己也是个‘苏荷族’，一个人打拼，就像猫一样，没事的时候就很安静，有事的时候就迅速行动。”蔡志忠说。

2011年，蔡志忠入驻杭州西溪湿地，成立“蔡志忠工作室”。950平方米的双层别墅，是工作室，也是他生活的地方，内设

阅读观

我们小孩的世界

就是小读者买书得靠大人决定，而大人又不一定能懂得小孩的世界。大人觉得好的，小孩觉得太说教，小孩觉得好的，大人又觉得“没用处”。

她的这份无奈在我后来的工作中也颇有体会。小孩的世界和大人的世界，仿佛有着天然壁垒，而“小孩该看什么，该看什么”往往成为这个冲突的体现。我想，阅读这件事本身的重点，不在于什么是“应该”，而在于什么是“美”。

在什么是美这件事上，小孩未必不如大人。大人看戏看戏，看的是生离死别、爱恨情仇，小孩子对那些大起大落未必感兴趣，他们欣赏到的是生活中常被大人忽略的细微的乐趣与忧愁。这么说并不是全无根据。我认识的一位高年级小孩，既爱看连环画拯救世界，也喜爱汪曾祺和李娟。我想，这是因为两位大作家的散文充满生活气息，字里行间尽是真实的美，既是大家风范，也是稚子童心。因此在小孩眼中，具有同样的吸引力。

汪曾祺写端午节的咸鸭蛋，十分认真地讲孩子挑鸭蛋的标准：要淡青色壳子，比白色的漂亮；要形状好看，秀气，不蠢。挑好的鸭蛋装在彩色丝线的络子里，挂在脖子上，是心爱的饰物，等仔仔细细吃完以后，还要把完整的蛋壳留着，用来装萤火虫。这是多快乐、多享受的一个节日呀！一只小小鸭蛋是孩子的端午，有吃有玩，还有小伙伴们乡间生活的无忧无虑。几十年后的小孩子看了，能切实地感受到江南水乡的童年，这就是穿越时空的文字魅力。



视觉中国供图

李娟的散文也一样。她写阿勒泰的牧场生活、风土人情，质朴而浓烈，同样有不少小读者，她写兔子想要逃跑，挖了一个冬天的地道；写她和家人在牧场开小卖部，路过的牧民今年记账明年还，一诺千金。这些生活对小读者是神奇的画卷，又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故事，让人感受到离课本千里之外的广阔世界，这也是塑造心灵的文字力量。

在“美”之外，什么是“有用”，也值得思考。大人总希望小孩子看了某本书以后立竿见影地“懂得了一个道理”“学到了一样知识”“考试能多拿点分”。这当然好，但道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转学到了离家有段距离的师范附小，成了一名转校生。这所学校建于20世纪50年代，红砖小屋、瓦片尖顶，一条小小的室外走廊连到校门口，即使在南方的雨天，排队放学时也没有淋湿的风险。

我们的学校小到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老师少到一人身兼数职，英语老师教音乐，数学老师兼任校医，每个学期体检测视力的时候，就让跑得快的男生去厨房拿一只饭勺，给老师擦眼睛。虽然规模小，学校却拥有孩子喜爱的一切：小小的操场有棵高大的槐树，春季白色槐花挂满枝头，幽香袭人。树下有一座水磨石滑梯，滑梯下两个桥洞，前方是3个水泥乒乓球台，每天放学后都是我们的乐土。

许多年之后，有一次回到故乡，我偶尔路过昔日小学门口，那些大树树下度过的看书、玩闹、躲雨的时光忽然一下回到身边，仿佛从未远去。我从事写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但还没有写过给小孩子的书，决心要实现这个夙愿。我找到一位从事儿童文学的编辑朋友，她告诉我，给小孩写书的事很难，她已经决定转行了。

惊讶之下，她向我诉苦其中艰难：学校指定的读物通常是经典大部头，家长们买的大部分是习题教辅，小孩子能看到又愿意看的，往往是班里传阅的仙侠网文、升级打怪，或者低配版鬼怪盗墓文学。甚至一度听说有的作坊将热门网文“洗”成儿童读物，销量奇佳。优质原创作品难以抵达真正的读者，流水线生产的产品占据广大下沉市场。海外出版行业中“儿童/少年类型文学”这个类目，在国内难以壮大。原因之一，

“我认为自己也是个‘苏荷族’，一个人打拼，就像猫一样，没事的时候很安静，有事的时候就迅速行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桂杰

□ 康夫